

回声

梁玉梅

清晨5点,李宁戴上安全帽,最后检查了一遍工具包;对讲机、旗子、扳手、锤子,一样不少。他挎上工具包往外走,刚走到门口,又转身折回桌子前,拉开抽屉,把准备好的两盒红塔山牌香烟和叠好的报纸一起装进工具包,才踏上刘家店去往5号隧洞的巡道路。

昨天,李宁在车间看到报纸上刊登了老王的事迹,这可让他吃了一惊。天天跟他打交道的老王,竟默默做了那么多“大”事。李宁没想到,这个跟自己一样在铁道上每天巡道的老职工,竟多次发现线路上的险情,还防止了一起列车脱轨事故的发生。他捧着报纸看了又看,对老王由衷的钦佩。

老王的事迹对李宁触动挺大,他头一次感到了巡道工作的重要。

李宁出了技校的门就被分配到塔沟线上做巡道工,两年多的行走,700多个日夜,每天面对的不是钢轨、扣件,就是道砟,唯一能说话的人就是老王。老王50多岁,是一名老巡道工,每天从四家店方向走来,在4号与5号隧洞中间的界石处停下,与从刘家店工区出发的李宁碰头,交换巡道牌后,两人再各自折返。

李宁常跟老王发牢骚,不想干巡道工。老王总是不紧不慢地说:“啥活儿不都得有人干。看护这条线路的安全,可不是小事儿。”

山坡上,草木新长出的嫩芽,散发着早春的气息,按捺不住热情的野花,挨挨挤挤地绽满沟畔地头,一切都欣欣向荣的样子。李宁隔着工具包,不由自主地又摸了摸里面的报纸和香烟。

“嗨,天暖了,穿多了真走不动了。”对面传来老王熟悉的声音。

“王师傅,暖和了你咋还穿这么多。”李宁笑着回应。

“失算了。你今天精神头儿挺足啊,有啥事儿?”说笑间,两人坐到一旁的石墩上。老王从兜里掏出烟口袋和卷烟纸,中指与食指熟练地轻轻一捏,卷起了老旱烟。缺失的大拇指,对老王熟练的卷烟动作没有一点影响。李宁看惯了这个动作,今天再看,却显得那么生动。他从工具包里掏出“红塔山”,递到老王面前,“这个给你。”

“哟,还真有喜事。”老王推开李宁递过来的烟,“我抽不惯这烟,还是抽我的老旱烟得劲儿。”

李宁盯着老王残缺的右手,说:“王师傅,讲讲你这手是咋弄的。”

“就那么弄的呗,啥都想打听。”老王耷拉下眼皮,将卷好的旱烟放在鼻子下闻了闻,然后放进他用来盛烟的小铁盒子里。线路上不让抽烟,老王每次都是卷好了放进小盒子,回去抽。

“你不说,我也知道。”李宁从工具包里掏出报纸,递给老王。

老王盖上烟盒,接过报纸,眯着眼睛瞅:“哟,登这上了。”

“王师傅,你是闷声干大事的人啊。”

“呵呵,啥大事,都是分内的事儿。”老王笑眯眯地说。

“你就说说报纸上写你去年冬天发现钢轨裂缝那次。”

“哈,有啥好说的,就是多看了两眼的的事儿。钢轨那道缝,阳光底下反光不一样。”

李宁把“红塔山”和报纸一起塞进老王的工具兜,拍拍说:“祝贺师傅的,不许往外掏。”

“我啥时收你这个徒弟了。”

“我自己认的。”两人相视,会心地大笑起来。

李宁走在花海里,铁道两旁的野花开得密密匝匝,像流动的云霞。他不时用锤子敲击一下钢轨,从钢轨的声音里,他已经能分辨出螺栓的松紧度了,这得益于老王的悉心传授。

这天早上,走到碰头点时,李宁看见老王穿着崭新的工装,安全帽也擦得锃亮,手里还捧着一束野花。

“王师傅,你今天咋这么正式?”

老王声音有点哽咽,深吸了一口气说:“明天我就不来了,到站了。”说完转过身,抬手抹了下眼睛,又笑着说:“走惯了这条线,冷不丁还真有点儿舍不得。”

李宁张着嘴,想笑,喉咙里忽然一酸,好像有什么东西堵在了那里。

两人默默地坐在春天的晨光里,野花的香气萦绕着。忽然,老王站起身说:“走,我带你去一个地方。”说完,拿起花束往山坡上走去。李宁背上工具包,紧紧跟在老王身后。两人沿着蜿蜒的小路,爬上山坡,来到一座坟前。

“这是谁啊?”

“铁道兵。”老王顿了顿:“当年修隧洞时牺牲的铁道兵。”

“你咋知道的?”

“我师傅告诉我的。”

老王将手里的花束摆放在坟前,粗糙的大手一边薅着坟边的杂草一边说:“跟这些无名烈士比,我们幸运多了。”

李宁放下工具包,学着老王的样子,也薅起了坟边的杂草。

山风无言,只有花香和草香在山坡上流动。

山下,铁道线蜿蜒在花海里,伸向远方。每一米,都有人守护着。

下山时,一列货运列车正好通过5号隧洞。司机看见他们,拉响了汽笛。

“呜——”

老王举起信号旗,向列车致意。

两人分手时,老王双手用力地拍了拍李宁的肩膀说:“小伙子,好好干!你还年轻,有大把的好时光。”

李宁转身,拿出锤子,熟练地敲向钢轨,当,当,当……他听到身后传来清脆的回声,当,当,当,当……

和父母一起看戏

肖复兴

天上飘着霏霏雪花,也挡不住那么多戏迷的热情。一打听,敢情是马连良的演出,怪不得排出来这么长的队伍。回到家,吃晚饭的时候,和父母说起这件事情,是当作新闻说的。父亲带有羡慕的表情感叹:马连良嘛!当然有这么多人排队了!当时,我并没有想到,应该排队给父母也买张票,去广和剧场看看马连良。他们和我一样,想也没想。马连良,就在身边,但不属于他们。

他们自己从来没来过广和剧场看过一场戏,连一场票价更便宜的电影,都没有看过,舍不得花钱吧。那时候,一斤棒子面才8分钱,他们当然舍不得花那么多钱去看一场戏。

1972年冬天,我从北大荒插队回北京探亲,看见父母都老了,突然想尽享孝道,在广和剧场买了三张票,晚上带父母去看戏。那天,演的是《红灯记》,著名演员都出场了,应该是名角荟萃。

这是我第一次带父母看戏。他们也是第一次到广和剧场看戏,显得有些激动。母亲早早地就要做晚饭,我对她说:别做了,咱们到外面吃吧,吃完了,直接看戏。

我带他们到全聚德烤鸭店吃烤鸭。小时候,姐姐从内蒙古回北京的时候,带

我和弟弟到过这里吃烤鸭。长大以后,我和弟弟分别去了北大荒和青海,前两年回北京探亲的时候,也一起到这里吃过烤鸭,前后都不曾带父母一起来过这里。我们只是把吃剩下的烤鸭带回家,让他们尝尝鲜而已。是他们把我们养大,我们做儿女的,却都是这样,不经意,却觉得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那一年冬天,我即将25岁,才好像长大了一些,想起这些往事,忽然觉得对父母有些歉疚,特别看到他们已经变得有些苍老了。

他们很高兴,跟着我来到了全聚德。全聚德紧挨着广和剧场,它的店堂也在肉市胡同里,大门开在前门大街上。我第一次带他们去全聚德吃烤鸭,他们也是第一次,是这辈子的第一次,而且,是唯一的一次。坐在餐桌旁边,望着他们吃烤鸭,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酸酸的,不清楚是为了他们,还是为了自己。

吃完烤鸭,走出全聚德,天下起了雪来。拐进肉市胡同的时候,我忽然想起读高中的那年春节前,为看马连良戏,纷纷细雪中,在这里排出一列长队的场景,不禁望了望身边的父母,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心里在想,如果那一年能排

春来白鹭归

杨白川

一对白鹭飞落于绿岛的树梢,它们伫立着,看上去很孤独,可又显得悠然,全身皎洁雪白的羽毛,黑黑的长喙,青青的腿脚。它们轻轻地扇动着羽翼,动作是柔和婉转而妩媚的。一只只,一对对的白鹭溯江而上,眨眨眼工夫,小小的绿岛缀满了洁白的棉絮。春天来了,白鹭归来了。

小小的绿岛犹如一块翡翠宝石,镶嵌在清澈的鸭绿江上。白鹭的到来,使得绿岛成了鸟儿欢乐的乐园,呼朋引伴,白鹭可是鸟客的召集者?有时它们会一声不响地仰望一行行大雁从头上飞过,白鹭会和粉红的朱鹭、灰色的苍鹭相邻为伴。有时它们会俯下身子,长长褐腿青色的脚如芭蕾舞女,轻轻地走进野草茂密的浅滩处,同绿头鸭、斑嘴鸭、赤膀鸭、鹈鹕、秋沙鸭、针尾鸭嬉戏玩耍。

细雨蒙蒙,薄雾弥漫的早春,白鹭会飞翔于鸭绿江坝北,在阡陌纵横泛青绿苗的田野,给劳作的人们送去慰藉的诗行:“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一把青秧趁手青,轻烟漠漠雨冥冥”(《横溪堂春晓》宋·虞似良)。有时我会看到一只孤独的白鹭从江面掠过的姿影,它孤零零地使人伤感,我知道一只白鹭的寿命不会超过十年,每年千里万里的迁徙,风霜雨雪,海洋峻岭,耗尽了一生的艰辛,向着既定的方向做着永恒的迁徙。

整整一个夏天过去了,绿岛上的

树叶在秋风中飒飒飘落的时候,一夜之间白鹭起程迁徙了。我伫望着坐落于绿岛上高大的树木,枝丫间一个个碟状的,看上去粗陋而不乏温暖的巢,在秋末冬初高蓝的天空下,星罗棋布,那是白鹭的家。我的眼睛有点湿润,忆念起老家,在空旷而漫长的冬日里,它们的巢很像我故乡一座座萧索的村落。想到春天的白鹭不远万里,千辛万苦地飞翔寻找着这个家。它们总是舍不得这个老屋,每年到达之时,先要修葺去年的老巢,白鹭绝不会嫌弃老巢的陈旧简陋素,更不会像“仰鸣则晴,俯鸣则雨,人闻其声则喜”的喜鹊,总是弃老巢筑新窝般喜新厌旧。

我想起美国自然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描述一只飞翔鸟儿的句子:“它生活着,充满着对成串葡萄和果仁饱满的山毛榉坚果的强烈渴求,以及对遥远的里程和变换的季节的藐视……要找到这些东西,所需的仅仅是一个自由的天空,以及去振动它的双翅的意志。”我想到白鹭的渴求和寻找,它们是什么时间寻找到了鸭绿江上的这个小小的绿岛,绿岛有着高蓝的“自由天空”,白鹭携带着梦境,

展开“双翅的意志”,历经千辛万苦,落户于绿岛。我知道白鹭是有选择的,对空气和水质有着天然的敏感,要不怎么会被称为空气和水质的检测鸟,有着环保鸟的美誉呢。而绿岛正是有着洁净的空气,鸭绿江有着清澈的江水。

到了冬天,我只能眼巴巴地呆望着落尽树叶的树枝紧捧着一个个白鹭的巢。盼望着白鹭归来。鸭绿江的春天来了,

白鹭,便归来了。



本版插画 董昌秋

母爱绵长

骆宏春

人间烟火,最抚人心;世间深情,莫过母爱。每当想起母亲,心里便会涌起一股温软的暖意,像春日里不烈不燥的阳光,像清晨缓缓升起的炊烟,平凡、朴素,却绵长无尽,伴我岁岁年年。

母亲这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只守着一方小院,一间厨房和房前屋后的菜地,把日子过得安稳而踏实。她不善言辞,却把所有的爱,都融入了一粥一饭、一针一线里。小时候家里不宽裕,粗茶淡饭是常态,可母亲总能把最简单的食材,做出最暖心的滋味。寒冬里一锅白菜炖豆腐,猪油烩酸菜,灶火慢煨,热气氤氲。蒸一锅软糯香甜的黏豆包、地瓜,再配上一碟自家腌制的咸菜和一碗自家的大酱,搭配自家栽种的毛葱、干白菜,寻常饭菜,却藏着踏实的幸福。那些年,日子清苦,可因为有母亲在,我们从来没有挨过饿、受过冻,家永远是温暖的港湾,再冷的风霜,也吹不散屋里的灯火与暖意。时光流逝,我们兄妹渐渐长大,一个

个离家远行,为生活奔波,为前程忙碌。母亲经常挂在嘴边那句话:“家里挺好的,不用惦记”,从不舍,只默默把牵挂藏在心底。我每次回家,还未进门,便能闻到熟悉的饭菜香。母亲总能记得我爱吃的每一样东西,早早备好,屋里屋外,忙前忙后,一刻也不肯停歇。我劝她坐下歇歇,她总是笑着摆手:“不累。”反而总提醒我们“别太累,多休息,别太忙碌。”絮絮叨叨的话语里,盛满了化不开的疼爱。

岁月不声不响,却在母亲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曾经行走利落的身影,渐渐佝偻了身子;曾经乌黑的头发,悄悄染上白霜;曾经灵巧的双手,也添了粗糙与褶皱。可无论时光如何变迁,母亲对儿女的心意,却始终未变,我们永远是她的宝。她会在清晨早早起身,在厨房里忙碌;会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们,自己却省吃俭用。在我们离家时,她总是一遍遍叮嘱,站在门口久久凝望,直到我们的

身影消失在路的尽头。

那些细碎的叮嘱,那些默默地等候,那些深夜未眠的牵挂,那些塞进行囊的家乡特产与自制美食,都是母亲最深沉的爱。她从不讲大道理,却用一生的坚守与付出,教会我们善良、宽厚与担当;她从不说想念,却把每一次团聚都视若珍宝,把每一次离别都藏进牵挂。对母亲而言,儿女安好,便是晴天;对我们而言,母亲在,家就在,归途就有方向,心就有安放之处。

如今,我也在岁月里慢慢懂得,母爱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日复一日的陪伴,是柴米油盐的温柔,是风雨来临时的依靠,是无论走多远,回头都能看见的那灯火。母亲用她柔弱又坚韧的肩膀,撑起一个家的温暖,用平凡而伟大的爱,护佑我们一路前行。

我总是渴望有更多时间,陪她闲话家常,守一屋烟火。人间烟火暖,母爱最绵长。有母亲在,便是一生最美的时光。

春之歌

(组诗)

春七

听,春来的声音

听说春天来了。我的北方没有雪
灰秃秃的街道安静地守着残留的寒
开始喜欢鲜艳的颜色
梦里,听到桃花在窗外盛开的声音

闲暇养花种草
向阳的房间养长寿的绚烂
北窗台养多肉的慵懒和兰草的筋骨
很多时候,我窥视着花儿
意动她的芳华,她的风姿,她的衰败
更多时候,花儿是我的摆渡者
让我听见春天吹响的号角

春天的故乡

风从南山之南赶来的时候
北水之北,漫山荒芜
枯黄的野草给每朵云
喋喋不休地讲
北方,刺骨的料峭

云朵的心事砸在屋顶
不再是厚重的白
雨,是温柔的情人
用缠绵悱恻,柔情,绵密
融化黑土地柔软的心肠

从东到西,又从西走到东
不厌其烦穿梭广袤无垠的黑
星星不言语,眼睛却更明亮
太阳的面颊愈发红润
有鹅黄在微风里,招摇
天空之外,澄澄湛蓝

春光

弱不禁风的一抹鹅黄
种在我的掌心
何其有幸啊
看着你一点点抽节

嫩绿的小芽芽
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叽叽喳喳地讲
你全部的喜怒哀乐
何其有幸啊
看着你一点点挺拔
暴风雨的突然而至
几乎打落我所有的希望
当我故作坚强,对你强颜欢笑
却发现你已是翠绿的颜色
何其有幸啊
你在我的掌心把我照耀

赶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无法拒绝的邀约
扑面而来
青草的气息
落在枝头的吻,荡开第一枝笑语
辽阔伸开蜷缩的身体
穿过细碎
温柔照耀大地
静思许久的山川,陌上,清净人间
一路舒展
一路欢快,一路向前